



泰山白龙池。 通讯员 韩夫英 摄

揭秘泰山

泰山渊处觅龙踪

□戚杰 李建

泰岳西南隅有灵泉曰白龙池，岸古石峻，渊然罔穷。大顶巍然而作襟首，大峪环然而为郭郭，峨峨而蔚者悬刀秀于上，湍湍而鸣者百丈溢于中。秋朝夏暮霭呈波面而为瑞，灵草异花，罗岸径以争香，萦流天转，涵漾峰旋，乃一方雄胜之地，登而莅之者，无不嘉而骇焉。明代李养正曾作《闻安季子话泰山白龙池石屋庵之胜》：传闻池上好，秋水白泠泠。纤曲穿山谷，纵横照日星。雨晴龟暴背，风软鹤梳翎。吾欲寻珠去，白龙醒未醒。明代宋焘也在《泰山纪事》中记载了白龙池的神话故事，“傲徕峰下潭中，白龙最为灵异。古传龙化美丈夫，为岱南田家佣，复赘为婿。善灌园，每夜浇田，蔬畦皆满，不闻辘轳声。邻人异之，从园隙窥视，乃见白龙长数丈，银鳞万点，寒光夺目。半身入井吸水，吐盈数畦。其人惊仆，遂宣传之。龙知事泄，乃辞去，语其室人曰：‘家在傲徕峰百丈崖下’。今日白龙池是也。”这个故事讲述了白龙化作美男子做工、灌园等经历，增添了白龙池的神秘色彩。

白龙池石刻群现存石刻共计69处，时代构成以宋代为主体。宋代题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，时间上自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延续至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历时56年，多达30余处，几乎占全部石刻半数，这使白龙池成为泰山石刻中宋代题刻最为集中的区域，此处有金代大定九年（1169年）伊小二郎题记石刻；明代石刻于成化、嘉靖、万历三朝；清代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李鸿宾“名山第一奇”。宋代题刻35处，金代仅存1处，明代10处，另有23处年代暂未明确。其形式特征方面：行文排列呈现“左读”与“右读”并存现象，相较于泰山其他区域明清以后石刻极少采用左读的惯例，此处宋代题刻中左读比例接近半数，成为其显著特征之一。还存在后世覆盖前代题刻的现象，如“董□贾□同□览。丁□四月三日”石刻内容被明代袁檜《祈雨赞》所叠压，体现了历史叠刻的常见特点，不过大部分石刻仍保存较为完整。内容类别方面：石刻涵盖谒祠、祈雨、纪事、游记题名等丰富主题。此外，石刻题名中有大量泰安当地官员包括泰安州知州贾宣、府管稽景华、仲言永、袁檜，邑尉安中立、州判魏祜、新泰县接迎阴阳官李崇德等等。题名构成了白龙池石刻群历史价值的重要维度，体现了历代地方治理体系的结构，更提供了研究泰山周边政治文化生态的珍贵实物史料。

据史记载，在岳顶西南白龙池上，有司春秋祀焉。岁旱雩祷，自汉唐已然。其渊济神号祠宇，则肇于宋元丰（1082年）壬戌。邑人赵合所撰《渊济公庙碑》载：“近者春夏不雨，骄阳颇僭，贤宰大夫杨穆躬率县吏民庶，祈雨于白龙之神。幸龙之明德，不越夕而甘雨降。”元代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，泰安州学教授王天挺撰并真书《填池灵异记刻碑》载：“岁在丙戌，元帅莱芜刘瑀权知泰安州事，守天胜，以久旱祷雨于龙池之侧。时有小白蛇出，戏于香鼎上。刘以为神龙所变，再拜，祝之曰：‘三日之内有雨，则我将为神修庙。’卜之，吉，一军欢呼罗拜。经数日无雨，刘怒曰：‘神许我雨，今既无雨，则无神矣。’命诸隶卒掘西崖之石填。池将满，雷雨暴至如倾，雹大如鸡卵，众惶怖惊走。既

晴，视之，池中石，悉为湍流冲出，皆骇异，拜谢服罪。”明代萧协中《泰山小史》载：“（白龙池）池上有龙神祠，岁旱祈雨辄应，春秋祀焉。”到了清代，聂剑光《泰山道理记》载：“乾隆十三年，车驾东巡时小蛙，遣官致祭于池，遂得雨。”由此可见，关于白龙神渊济公降雨解厄的传说可谓贯穿了历朝历代。

古之祈雨之仪，其义深邃若渊，悠长似澜。于农事，祈雨如定心之药，稳粮粟之丰歉，护耕织之井然，田畴龟裂，苍生忧叹，一祈甘霖，便有温饱之盼、生计之安；于社会，此仪若调和之弦，缓人心之惶惶，解群氓之纷争，众人齐聚，共祈上苍，凝万众一心之力，筑社会安定之藩；于宗教信仰，显虔敬于神祇，寄希望于玄灵，当旱魃肆虐、人谋难施之际，冀以精诚之祷，邀上苍甘霖之泽；于文化传承，千年民俗，于祈雨仪式中沉淀，于古精神，在代代相传中升华。祈雨之仪，上应天时，冀甘霖以润稼穡；下聚民心，集众力而共忧乐。此诚民族文化之载体，承先辈之精神，寄后世之福祉，佑民生之顺遂。

渊济公之传说，历岁而弥彰，于岱下坊间口口相递，其灵奇之事，常萦于乡野村氓之心。然岁月如湍湍逝水，无情消磨，渊济公祠渐失往昔峥嵘，颓然倾圮，昔日香烟袅袅、钟磬声声之象，皆化为泡影。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，泰安知县程志隆以祠宇久废而移祠于城中，名曰龙王庙，可惜也已废圮。

2000年，祠于原址重建。现祠为纯石架构，歇山屋面，卯榫结合，面阔三间4.25米，进深一间2.6米，建于长5米、宽3米、高0.8米的台基之上，正间有两步台阶。整座建筑坐落在长12米、宽8.5米的月台之上，造型别致、典雅古拙。祠之造型，别具一格，既有泰山之雄浑厚重，又兼齐鲁之灵秀婉约，宛如一幅凝固之画卷，镶嵌于泰山之麓。

每经于此，遥想昔日白龙化形，灌园润蔬，泽被一方；贤宰率众祈雨，甘霖立降，德润苍生。传说之美，美在其承载之希望，美在其蕴含之精神。此祠虽历经沧桑，然传说之魂，永镌于斯，激励后人，敬畏自然，心怀善念，共守一方之安宁。